

从独秀山到后乐园

王存政



原中山公园大门（水贵仙 摄）

1 在宁波中山公园散步，走到一处假山前，读解说牌上的文字：“独秀山，明弘治十一年（1498年），宁波卫镇抚司镇抚太监张和建造，是宁波现存最古老的假山。”

这么一座高不过三米、面积至多三四百平方米的小山包，居然是宁波现存最古老的假山？

沿小径迂曲而上，两边是垒石参差、峰峦嶙峋的山势造型，跨十数级台阶，不要一分钟，就能登上山顶。山顶是平台，立着一座深红色的五角飞檐攒尖顶凉亭，谓“螺髻亭”，五根红楹柱，两条青石长凳，卵石铺地，抬眼望去，四下里林木森森，山脚河水迤迤……独秀山，确是可供小憩养神的好去处。

根据解说，这座假山是由锦衣卫官员、镇抚司镇抚太监张和主持建造的。这倒挺让人意外。

锦衣卫由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十五年（1382年）四月设立。除掌管侍卫卫职责外，锦衣卫还有巡察缉捕和审理诏狱的权力，实际上是特别设立的特务组织。锦衣卫可以分为三大部分：一是驻在京师的，二是分驻各地的，再有就是临时外派的。这三部分中，分驻各地的最多，他们的任务实际是替皇帝暗查该地官吏军民人等动态。

弘治十一年，已在宁波任职十年的张和，想到宁波旧称明州，名出于四明山，而城内“四时之景无所不有，名与实弗称”，发心在官舍西边不远的地方，“假手于工匠”，用两个月的时间堆山造园。

曾任广东布政使司左参政的宁波府定海县（今宁波市镇海区）人刘洪，写过一篇《独秀山记》，记录造山始末：“聚石以为之山，横六口，纵视横居半，高得五分，纵之三。周回群峰错峙，俯者，仰者，向者，背者；若奔，若蹲，若倚，若斗。左右二小岭绕出其巅。”因为年代久远，《独秀山记》碑文字迹已剥落不全，但是大意是明确的：山巅建有适意亭，山下辟有清凉洞，洞外有水池，池里养金鲫、瑞莲，围绕池边栽种绿植，另有乐寿轩、牡丹台等园林小品。

轩台错落、林木竞秀，山重水复、松暗花明，“不出城郭而获山水之怡，身居闹市而得林泉之趣”，一如古人描述的“槛曲紫红，檐牙飞翠”，小巧

玲珑的独秀山，虽由人造，宛自天开，山水映照之间，隐隐地萦回着一股深秀之气。

在那个年代，造假山园林，徒费人力物力而不产生任何效益——应该说，作为锦衣卫官员的太监张和，在造园一事上展现出相当的审美水准。

掩于官衙之后的这座独秀山，不显山不露水，却以宁波保存至今的最早的一处官家园林遗迹，成为研究、考证宁波园林史重要的第一手资料。

也有方家指出，宁波园林建设可上溯至宋代。有志书记载，“府山，（明）《成化志》作假山，府治后堂北十余步，宋宝庆间郡守胡榘取五方土积之成山，以镇治城。今巡道署即宋之府治，后圃有独秀山，当是府山遗址也。”“假山，府堂后，假贸（郎）山为名。”或可推知，独秀山的前身，乃取五方土堆积而成的府山（也称作假山、贸山）。胡榘此举，可否视为园林建设，且由专家继续探究。果如此，从胡榘主政宁波的宝庆二年（1226年）算起，人造园林繁祉于这方宝地，已有800年历史了。

这里捎带说说胡榘这位曾经担任过户部尚书、兵部尚书的南宋重臣。

胡榘曾两度在宁波任职，历时多年：

淳熙十四年（1187年），时年24岁的胡榘起任“监庆元府比较务”（负责酒类专卖税收征稽的职事，“庆元府”即今宁波）至庆元二年（1196年），其间“摄任象山县令”（暂时代理象山县令）约一年；宝庆二年（1226年）至绍定二年（1229年），知庆元府，兼沿海制置使。

在主政庆元时，胡榘修建郡城、兴学重教、惠政泽民，特别是向朝廷“请得米一万五千石以浚东钱湖”，并建立长效管理机制，确保东钱湖16年没有葑草为患，老百姓感念其功绩，建起胡公祠、胡墅庙等祠庙以作纪念。胡榘还请人修纂《宝庆四明志》。这部目前珍藏于国家图书馆的志书，是浙江地方志中最早、最完整的古刊本和孤本。

以胡榘修建郡城的经历，取土积而成山，是可能的。但滋长在那里的草藤花树，饮天落水而枯荣，非为人工着意绿化美化，至于胡知府当年是否有意造假山、造园林，怕是难有肯定的回答。

2 时光如水一般流逝。清光绪十三年（1887年），宁绍台道员（民间俗称道台）薛福成以独秀山为基础，整体布局，营修扩建。这一回，真的在此地建起了一座颇具规模的园林。

清代浙江省下设杭嘉湖道、金衢严道、宁绍台道、温处道4个道级建制。宁绍台道辖宁波、绍兴、台州三府，顺治十五年（1658年）设治所于宁波，主管辖区内的提学、屯田、水利、税收、海防及涉外等事务。康熙年间，道治曾短暂迁移台州临海，后复驻于宁波。

薛福成是晚清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，著名的外交家、政论家。光绪十年（1884年）初夏至光绪十四年（1888年）秋，薛福成分巡宁绍台道，并奉浙江巡抚刘秉璋命总理海防营务处。1884年至1885年中法战争期间，薛福成统筹镇海海防，撤除航标、加固炮台、布设水雷、沉船堵口；1885年3月20日组织夜袭，重创法舰，击伤法军司令孤拔（后病故），取得镇海保卫战胜利。战后，薛福成主持修筑招宝山、笠山等炮台群，其中，位于北仑区戚家山街道笠山东麓的宏远炮台，现存主体采用三合土与钢筋混凝土混合结构，台壁以蒸熟糯米拌黄泥垒

砌，高6米，壁厚2米，射程覆盖甬江口外11公里海域，与平远炮台构成防御体系。抗日战争期间，1939年6月7日，在宏远炮台发射的炮弹击落一架日军飞机。1996年，作为“镇海口海防遗址”的组成部分，宏远炮台遗迹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在宁波任职期间，薛福成会在公务之余、案牍事毕走出道署衙门，漫步于数十米远近的独秀山一带。此时，离张和主持建成独秀山已经过去了389年，独秀山也一枝独秀了389年。

——衙门后面是该有座大山啊！光绪十三年（1887年），薛福成决定：街独秀山往北，延展而建一座更大的山。

后来，薛福成专门写了一篇《后乐园记》，描摹他花费心血打造的这座山、这座园的近景、远景、美景、壮景：

“……山上有螺髻亭，亭下有清凉洞，穿洞而南，方沼前横，波平意静，大鱼闻人足音，辄蹶然跃起，沼中荷盖千柄，净不可污，殆以至洁成其高爽之品者与？山之右入碧篱，有堂三楹，曰揽秀堂。稍南右折，又入碧篱，有室三楹，东向，曰滴翠轩……游者疑若无路，忽又得此，知造物者之理不可穷，皆如是矣……



独秀山、螺髻亭、清凉洞（王存政 摄）

春夏之交，阳和布暄，生气蓬勃，群绿尽妍，众芳争妍……至若风之寥，云之翩，众鸟之音，草木之荣落，耳接于耳、呈于目者，四时不同，晨夕迥雨不同，高下向背意象又不同……余登露台四望，天童、太白诸山，遥矗数十里外，隐隐如屏障。左顾甬江，绕郡奔流而东，气势雄阔，豁襟抱而涤尘垢，颇从容御寇保民之略……”

状物绘景、叙事抒情之余，薛福成甚至颇为自得、更为自豪地夸耀：“尝以谓天下文章奇丽之境，悉在吾园。”

最后，薛福成一锤定音：“因取宋贤范文正公先忧后乐之旨，名之曰后乐园。”

在例举前代仁人志士的爱国情怀后，薛福成进一步论述了他对范仲淹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认识：“若范公之所谓乐，必天下无一夫不被其泽而后可，此殆期之终身不能必得者也，而其志不容一息懈焉……以吾之乐推之一世，而不敢遽乐吾之乐，奚适而不后哉……”

薛福成此文，由小及大，由近及远，由物及理，有章法，有情怀，有格局。再细想想，这名出生于官宦家庭的地方大员，报国建功之余、造园作文之时，仍心心念念于天

下，并告诫自己“志不容一息懈焉”“以吾之乐推之一世”，不敢也不愿独自享乐。读此文而纵观薛道台的眼界、境界，实在令人赞叹。

光绪十四年（1888年）秋，薛福成升任湖南按察使，后改任出使英、法、意大利、比利时四国钦差大臣，赏二品顶戴，以三品京堂候补身份履任。其间，薛福成主持设立南洋及缅甸领事馆，主导中缅边界谈判，推动废除海禁、保护华侨；撰写《筹洋议》《出使四国日记》等著作，系统倡导君主立宪、发展工商、变法图强，为戊戌变法先声。他所写的《观巴黎油画记》一文，入选人民教育出版社全国通用语文教材。

薛福成在宁波上任上，曾组织人员重编《天一阁现存书目》四卷；还于后乐园一侧建崇实书院，既授经史、诗赋，也开设时务、算学等新兴学科，悉心培养经世济民人才。

1914年，宁波六邑公会组织在原崇实书院院址（现“九曲回廊”方亭处）建二层西式楼房，命名为“薛楼”，将薛福成及其后任等购赠的图书置于该楼，成为宁波面向公众开放的公立图书馆之发端。后因白蚁危害楼成危房，于1960年拆除。



中山公园是戏迷的乐园（水贵仙 摄）

3 秋风细雨，旧梦轻吟。1916年8月22日，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先生走进后乐园，参加宁波各界代表的欢迎公宴，并同在场人士合影留念。

在宁波为期四天的考察期间，孙中山高度评价宁波帮：“宁波人对于工商业经营，经验丰富……凡吾国各埠，莫不有甬人事业，即欧洲各国，亦多甬人足迹，其能力与影响之大，固可首屈一指者也。”他对宁波的未来寄予厚望，并具体建议发展实业、水利和整顿街衢。

孙中山先生格外看重宁波港口的潜力，在1919年完稿的《建国方略》中，将宁波列为“东方大港”的重要选址之一。

1925年3月12日，孙中山先生在北京病逝，举国哀悼。为纪念这位革命先行者，从这一年开始，全国多地开始建设中山公园。

宁波各界人士感念先生昔日教诲与期许，决议将承载着历史文脉与先生足迹的后乐园及相邻的旧道署、校场旧址，改建为宁波中山公园。

1927年夏，由各界人士募集经费约11万元，宁波中山公园建设工程启动。至1929年秋，占地约60亩、巧妙融合了古典园林意境与近代公共空间功能的新新公园落成。

中山公园朝南的大门为仿西洋凯门式门楼建筑，“中山公园”匾额为曾在科举考试中获得会元（在京师举行的全国会考第一名）的清末宁波名流何锡题写，厚朴庄严；特具纪念意义的是新建了一座“总理遗囑碑亭”，亭内石碑镌刻着孙中山先生的《总理遗囑》，由时年27岁的宁波籍书法大家沙孟海先生恭录，是为镇园之宝；园景以“三山鼎立，一水环绕”为骨架，除独秀山外，加上原有的府后山及建园浚河时堆成的土山，可登高望远，一城尽收；一条小河蜿蜒穿流、环绕着公园……1920年6月创刊的、宁波发行量最大的民营报纸《时事公报》，盛赞此现代意义上的宁波第一座公园，为“甬上空前伟大之建筑物，为甬人增光，为民众造福”。

69年过去，弹指一挥间。1998年，宁波市政府对中山公园进行大规模扩建，将其与相邻的宁波体育场等区域整合，在保留原有历史精华的同时，注入开阔空间、文体



“总理遗囑”碑（王存政 摄）

设施与休闲功能：独秀山上，原址复建朱红色五角亭“螺髻亭”，“清凉洞”尚在，一旁的“九曲回廊”曲折向远——宁波当代著名书法家丁乙卯、沈元魁、周律之题写的亭名、洞名、廊名，笔力遒劲，传神如昨；由原宁波府学文昌阁移建的逸仙楼岸然肃穆；筑于清道光十七年（1837年）的“景行”牌楼，那副由沙孟海的老师张元炜（清光绪年间宁波名儒、近代著名教育家和国学大师）题写的对联“远瞩林园胜妙殊绝，越诸尘累身心了然”，含义隽永，养神怡心……由此，这座近代园林“融古典、现代于一炉，偕文体、休闲于一身”，蜕变为总面积达8.3万平方米的现代城市广场，全天候免费开放。

2011年1月，鉴于其对研究宁波千年治所变迁、城市建设史与园林发展史的重要价值，中山公园旧址列入浙江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。

2025年，中山广场再度升级改造：在深入保护和彰显历史文脉、延续公共性与开放性的基础上，注入“潮玩、烟火、青春”活力元素，显现出更时尚、更亲民、更多元的新形态，于2026年2月焕新开放。



后山（王存政 摄）

跋

从独秀山，到后乐园，再到中山公园、中山广场……这里承载了宁波千年治所变迁，是城市历史记忆的重要载体——唐长庆元年（821年），刺史韩察将明州州治迁至三江口并筑子城以来，这片区域一直是宁波主要地方政权机构的治所所在：宋代，这里是明州州署、庆元府署；元代，这里是庆元路总管府；明洪武十四年（1381年），取“海定则波宁”之义改明州为宁波，这里是宁波府治；清顺治十五年（1658年），宁绍

台道衙门设置于此……这里不仅仅是一处风景名胜，从范仲淹直抒胸臆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，到孙中山振臂高呼“天下为公”“振兴中华”，心系家国、进取担当、奉献律己的精神内涵，在此蕴蓄、葳蕤、绵延而源源不断……

变迁之迹、文脉之根，一座城市的过去与现在，融会于此。岁月静好，祥和安宁，是昔日的愿景，是今日的胜景，更是市民百姓冀望的寻常光景。